

書叢藝文代現

十四年行

著 英 昌 袁

行 印 館 書 印 務 商

袁昌英著

現代文
藝叢書
行

年

四

十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上海初版

現代文藝叢書
行 年 四 十

(*82364 滬報紙)

定價國幣壹元叁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 版 翻 *
* 所 必 印 *
* 有 究 *

著 作 者 袁 昌 英

發 行 人 李 宣 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刷 印 書 廠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 地

目次

生死	一
漫談友誼	九
行年四十	二四
關於莎樂美	三四
美	四〇
忙	四二
成都·灌縣·青城山紀遊	四五
抗戰與信賴	五七
聽了教育部長談話以後	六二
在法律上平等	六九

行年四十

生死

「未知生，焉知死！」生死這個問題實在是太神祕了。孔聖人原來是欲以實際實用的人生哲學來教導華夏民族享受王道主義大同世界的理想生活的，所以任它如何，也不肯涉及這虛浮飄忽的詭譎問題。可是理想不一定這末高尚，而又適從敵人毀滅主義下的炸彈與燒夷彈的瓦礫堆中與硫磺煙霧中掙脫出來的人，對於這詭譎之謎，委實感受一種纏糾不清的壓迫，有非把他從腦海內驅逐到紙上，由紙上消散到人間，而後沉淪於烏有之國不可的形勢。所以這漫談生死非特不是故意違犯聖人的遺訓，而實大有情不自已的苦衷存在着。

可是這個問題真的詭譎得如此厲害，雖然只是漫談，却也不知從何談起；所_以亂麻一團，從那兒去捻住它的線頭呢？最近重讀老殘遊記，覺得作者劉鐵筆在自序裏一段話，說得意味的確深長，就把它抄一節來作一個綫頭罷。「嬰兒墮地，其泣也呱呱，及其老死，家人環繞，其泣也號啕；然則哭泣也者，因人之所以成始成終也。其間人品之高下，以其哭泣之多寡爲衡；蓋

哭泣也者，靈性之現象也。有一分靈性，即有一分哭泣，而際遇之順逆不與焉。馬與牛終歲勤苦，食不過芻秣，與鞭策相終始，可謂辛苦矣；然不知哭泣，靈性缺也。猿猴之爲物，跳躑於深林，飽饜乎梨栗，至逸樂也，而善啼；啼者，猿猴之哭泣也，博物家云：猿猴動物中性最近人者，以其有靈性也；靈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離騷爲屈大夫之哭泣；莊子爲蒙叟之哭泣；史記爲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詩集爲杜工部之哭泣；李後主以詞哭；八大山人以畫哭；王實甫寄哭於西廂；曹雪芹奇哭於紅樓夢……吾人今生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國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種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

「靈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可謂道盡千古人生的真義！可是靈性何以生感情，感情何以生哭泣，何以又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涵義雖甚顯著，却亦不妨加以申述。大凡靈性越是發達的人，感覺力也就越是敏捷；感覺力越敏捷，對於生命的體驗一定更加深切。天光雲影，鳥語花香，水流風嘯，猿啼婦泣，那兒不使他的性靈感覺生的意態，活的表徵？由體驗到外界的活，而意識到己身的生，也許是由意識到己身的生，而體會到外界的活，實在是人對於生命第一步的認識，而與笛卡兒有名的哲學據點：「我思想，所以我生存，」大約不會距離得太遠。由意識到物與我，我與人共同生長在這人間世，而對於與我共同享受生命的人與物發生感情，當然是一種必然的趨勢。這意識的程度越是深入，感情的本質必定越是熱烈，意識的範疇越是廣遠，感情的容量必定越是充實，更是一種必

然的定律。這定律的作用並且是相互爲因的，大概感情深厚而豐富的人，對於生命的意識沒有不深切而擴大的。

但是意識 (consciousness) 到底是何所謂呢？意識的源頭，無疑的是起於靈性，可是它的內在的本質與這本質發揚於外的活動，却是我們平日所稱的生活力。譬如，我們稱贊某人活潑伶俐，生氣勃勃，其實就是說：這人對於環境着的生命的意識非常銳利，而這銳利的意識發揚於外 (response to his surroundings) 的行動又來得異常靈活，使他整個人表現生活力充實的樣子。可是宇宙之內，生物何止萬千！惟有人纔知道自己有生命，而同時能夠意識得物我同舟的大生命。然而人類錯雜，芸芸總總，固亦有上智下愚賢與不肖的分別。下愚如癡兒騃女，或稍上之如庸碌常人，一生混沌昏昏憤憤，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畢生熙熙壤壤，也總兜不出一個男女飲食的圈子。上智如孔明，岳武穆，文天祥以及其他歷史上轟轟烈烈的人物，意氣縱橫，情懷拓落，以天下之樂爲己樂，以天下之苦爲己苦。至於周公，孔子，釋迦牟尼，耶穌那種望之彌高，鑽之彌堅的神人，則其胸懷的擴大，簡直與宇宙同經緯，其感情的爛漫簡直包括全人類而其餘澤及於禽獸。這三種人物，都是人類，耳目口鼻，四肢軀幹，固無有異，而何以生活的狀態却又如此的迥別？推究其因，當然不過是靈性有高低，感情有豐歉，意識的幅員有大小之分別，也就是說：這些人內在生活力的本質有充實與不足，有深厚與淺薄的相差，而發揚于外的生活狀態各有所不同而已。

這種生活力，用普通語句說起來，在內的蘊蓄則爲「情」，活動于外面及于一個對象者則爲「用情」。平常每稱：某人情重，其實就是說：這人內在的生活意識十分銳利而豐富；某人對於某人用情，也就是說：某人的生活力向外活動，而放射到另一人身上去了。試觀歷史上或小說中人物，凡是最受人崇敬與愛戴的，而又最動人肺腑的，無一不是情深似海，情重如山。而用情的方式則又如巨風之掃沙漠，海潮之推波浪，洶湧澎湃，其勢不可抵當。記得少年時讀三國演義，讀到關公走麥城，竟是哭得淚人一般，至今思之，猶覺餘哀嫋嫋，流連在性靈深處。又記得讀說岳全傳，讀到風波亭處，簡直悲憤填胸，同仇似火，恨不得拾起湛盧寶劍替岳王殺死奸賊，爲漢族殲滅胡奴，而代萬民吐一口怨氣。又記得讀紅樓夢，讀到寶玉出家的地方，我的心如同一塊巨石，從生命的盤根所在，往下只掉，一落千里，簡直不知落到宇宙的何方去了，眼前煙霧瀰漫，黑暗無邊，一切生命似乎都與寶玉消散在那虛無飄渺，色相皆空的不存在的境界去了。我想讀這些小說的人，大約都有這種感覺，祇不過有輕重深淺之分罷了。這種感覺究竟從何而來？當然是由小說家將這些理想人物的人格，建築在一個「情」字與「用情」的方式上面。他們用情的對象雖然有異，而其情重則是一樣。關雲長的全部生活力量用在友情上面，作者把他寫成一個忠魂耿耿，浩氣如炎的熱心人物，早已獲得讀者的全部同情，故他走麥城的敗死，令人不能不痛哭流涕。岳武穆的全部生活力量用在象徵我們華夏民族的宋皇上面，「精忠報國」是他整個人格與生活的結晶，而其生活方式又如此的轟轟烈烈，浩浩蕩蕩，如長風的過

海，如夏日的經天，讀者早已拜倒于其偉大磅礴之前了，眼見風波亭的悲劇，又何能不怒氣沖天，敵佩如茶呢？寶玉的全部生活力量，都只集中在兒女之情上面，其生活力量所活動的範圍，雖甚狹小，然其意識的本質，則可謂尖銳化之極了。讀者雖不免怨他濫用情，却不能不愛他情重，故一旦跟着他領悟到他所領悟的情空，五衷何能不有所失？

漫談到這裏，對於「生」的觀念，我們可以有一個適當的結論了。我覺得所謂「生」就是由靈性發生意識，由意識發生感情的「情」的內在的活動與發揚於外，及於一個對象的活動現象。一個人的生活力的強弱，全在乎這「情」本質的濃淡與這活動範圍的寬狹。若是他的「情」本質相當濃厚，就是活動的範圍比較狹小，亦不愧為一個生活着的人。假使他的「情」，本質既常常異濃厚，而活動於外的範圍又來得極其寬擴，那他自己所感受的生命當然豐富，而其表現於外的生活方式也必一定如文天祥，岳武穆，諸葛孔明等那種莫可一世的熱烈與芬芳的。反而言之，如果一個人的「情」本質原來就是十分暗淡，而活動的範圍又窄小得甚至於祇限於自己一身的那種自私自利上面，那種人，雖然有生的形狀，其實他是站在生命的零點上面，早晚就會被自己的冷氣凍僵了的！但是有的人外表看起來生活力似乎是極其雄厚，而其實只是假惺惺。譬如，歷史上的王莽及袁世凱就是顯然的例子。這兩個人都是能力十分充足氣魄相當浩大的，然而終不受國人的愛戴而被稱為亂臣賊子與民族罪人的緣故，就是他們的「情」的本質雖是熱烈，而「用情」的範圍過於狹隘。他們全部生活的努力完全集中在個人權勢的擴大與鞏固，

而非如真正的偉人，如美國的林肯，我國的先總理孫中山先生畢生堅苦卓絕的目標是全民族全人類的幸福。真偉人與假糊塗的分別就在這「情」的純潔與污濁上面。所以我覺得一個人的人格偉大或卑鄙，不在其地位的高低，權勢的大小，錢財的多寡，身世的貴賤，而在其「情」的本質的熱烈或暗淡，純潔或污濁，及其「用情」的範疇的廣遠或窄狹。

偉大人格的表現，常以兩種方式出之：一以行動，一以言論。以行動出之者，歐美有華盛頓，林肯，貞德女英雄，我國則歷史上有的是忠臣義士如岳飛，文天祥，史可法之流，近代則有先總理孫中山先生，及當前的蔣委員長。凡屢能以行動來表現偉大的人物，環境雖然有相當的影響，但其靈性的高尚，意識的銳利，感情的熱烈，總言之，生活力的強盛，必定特有與人不同之處。至於以言論表現偉大的人物，多半以境遇之不許，不能在行動上表達其人格，而又不能遏制其內心生活中的感情的澎湃，而不得不借文字來發揮其對於或是身世，或是國家，或是社會，或是種教的感情。所以我們有如劉鐵雲所謂離騷，莊子，史記，草堂詩集，李後主之詞，八大山人之畫，西廂與紅樓夢等不以哭泣為哭泣的偉大感情的流露。

以行動出之也好，以言論出之也好，凡是能表現偉大人格的人，一定可稱為生活着的人，反之，則雖有生的外表，却只不過行尸走肉而已。所以西洋人有一句名言：與其昏昏沉沉無聊的過一世，莫若在光榮中轟轟烈烈的生一時。西洋人之所以有勇敢，冒險，進取，堅強的精神，這種人生哲學恐怕也有相當的關係。因之，我覺得所謂「生」並不在時日的長短，壽命的

高天，而在於對於生命的意識 (the consciousness of life) 強烈或暗淡，充實或缺乏，積極或漠然。譬如，我們現在前方作戰的青年，在那愛同胞愛國家愛民族的狂熱情緒中過的日子，雖然也許短暫得只是一年半載，却比在後方那些牌酒終年，專為私人利益經營地位的行尸走肉比較起來，實在是生與死，存與亡的分別。古人云：哀莫大於心死！也就是說，一個人心死了，就等於整個人死了，我們就可以對他表示哀悼。所以我們後方這些沉湎於煙酒賭博懶惰驕淫的人實在是死人，而這幾年來為國犧牲的壯士，軀體雖然毀滅了，卻始終活躍的生存着，因為他們的心始終未死：在那短短的過程中，在內心方面，他們對於生命有過興奮強烈積極飽滿的意識，而發揚於外及於我全民族這種廣大的對象中又留下了驚天動地與日月爭光的烈顯。在我們這種天地長存的民族大生命中，他們的忠魂是永遠的生存着。

我對於「死」的瞭解是許多歲月以前的事了。那時候我在法國讀書，在暑假中約了幾個朋友去遊以花馳名的尼斯 (Nice)，順便也就參觀附近小王國蒙拉哥 (monaco) 的有名賭場蒙加羅。在那金碧輝煌，豪華絕世的賭宮中，一間巨至內十來個男女正圍着一張大圓檯作輪盤賭。在那闐無人聲，陰氣襲骨的氛圍中，那些男女正如羣魅出世般，手持長柄木耙，目不轉睛的注視着輪盤的轉動。一時，輪盤停住了，大家舉起木耙，鼻孔裏發出種種吼聲，如怒犬相關的，只將賭金向自己身邊耙，耙了之後，又斟酌注金，再往檯上擺，擺了之後，又睜不旋轉的凝視着輪盤的轉動；輪盤又一時停住了，又舉起木耙，只向身邊耙……如此者繼續不斷的動作着，動作的

機械可謂入了神入了化！那些男女一點不像有生命的人，謂是一些木偶，缺乏靈魂似的，在表演甚麼。也許是整個氛圍的關係，也許是他們面上表情的原因，也許是他們動作與鬬聲節奏的影響，當時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了聖西安的名曲：魔鬼舞蹈，他們好像在那兒具體的表。這音樂裏面的情節，那個倉白面孔，披黑髮，着黑衣圓眸子又黑得如午夜那末寂寞的女子似乎是這個幽舞的主角。在當時，好似一顆巨大的黑石，從天門頂上，落在我的意識的清池內，把我的全部意識的清流震動了，放出一圈圈一圈圈凍冰漣紋，向我全部性靈奔馳，直使整個身心感覺「死」的意義。從那時起，我就瞭解「死」並不是軀殼的毀滅，而是「心死」，「神死」，「靈魂之死」而已！

民國二十九年一月草於嘉定武大

漫談友誼

提起「友誼」，恐怕誰都要欣然以喜，覺得這裏面的意味是自己多少嘗過一點，現在來聽別個談談，一定是有趣的一件事。當然，自「竹馬之交」的渾然境界，到「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的深透的境界，都是「友誼」。並且世俗所稱的「友誼」更是紛紜複雜，涵義滋多。大概言之，有的祇是酒肉之交，有的祇是偶然的湊合，有的祇是勢利之交，有的竟是欺騙的手段。所以「友誼」雖是人人所自以為瞭解的一種情緒，却不一定都是純正的友誼。我這裏所要談的友誼，非世俗所稱的友誼，而是不懷任何物質的或特殊的目標，只是人與人之中一種出於性之本體的相互敬愛，相互仰慕，相互扶持，相互吸引的情感。

記得一個晚秋的午后，一輪偌大的金球斜掛在碧天如玉的迤西。我和一個女友坐在一片疏林下談天，眼見着金球的一側，屹然蜿蜒着一條金輝燦爛的萬里長城，另一邊則是峨山金頂美幻化的側景，崢嶸嶙峋而巍巍然；同時一股股又溫渥又清新的金暉，如萬里探照燈般，射過頭上的枝葉，直透入我們愉快的心情。我們閒談着，口邊來的甚麼就談甚麼，一毫沒有拘束，一些沒有顧忌；有時一抹微笑代替了語言，有時一眼橫波省却了說明。我們整個的生命，宛然浸透在這灼灼的光濤裏，精神上每一絲靈絃都接受着金波的擊蕩，合奏着晴空萬里的長歌。這種

友誼，這種「意氣相投」，一見寸心透」的友誼，是澄靜的，愉快的，充滿着慰藉與信賴的，是兩條清流匯合的長江，是永遠流動着而永遠是新鮮的情緒的合唱。在當時，我只覺得整個的宇宙都是快慰，二人相對忘機，不知是宇宙創造了這友誼，抑是友誼創造了這宇宙！

又記得是巴黎郊外的一家避暑的館社裏，那幾天忽然來了三四個異國人。少女時代的我似乎即刻成了他們的注目點，又好像做了他們的茶餘飯後的談資。言語雖不通，聲色却使人領會。於是喫飯變爲一件令我極爲不適意的事體。然而除了這兩三次的不便以外，我每日的時間都是很愉快的或是在書本裏，或是與自己的朋友盤桓過去了。一天下午，眼見風和日麗，蝴蝶飛舞在花間。知 鼓噪在樹梢的可愛環境，一時興致所趨，就拿着一本書，往園子裏的樹下坐着看。微風送來的花香渾然與書裏的詩世界打成了一片。心情是再恬靜再專一沒有的了。忽然間，不知怎的椅子向後一翹，把我整個翻倒在地上。立起來一看，原是一個異國人所開的玩笑，他用不順口的法文賠着不是……我却悻悻然遂回自己的住室去了。傍晚，朋友來邀我散步，我不免將此情景源源本本的告訴了一遍。那天的夜飯是他陪我用的，黃昏是他陪我遣送的。他住的地方距離得相當遠。平時散步總不過黃昏，他就作別了。爲的是怕摸黑路回家。這一次一連兩三天，他都陪我過黃昏，天完全黑了，纔言別。第三天，那一夥異國人走了。他們猖獗的印象也沒有久流連在這清幽的郊外。只有避暑在那兒的老教授夫婦，提及他們，未免有些眉頭蹙蹙而已。那天下午散步後，黃昏未到，我的朋友就與我言別。

「今夜，你可安心做夢了。」他立在路邊這麼說。

「你也免得摸黑路回家了！」我這麼很感激地答了。却等待着他說下去。可是他左手插着腰，右手持着杖，一雙擒住微笑的眼却遠望着法蘭西柔媚的青翠田園，心靈上似在回味着一個什麼情景。我試探的問道：

「你在想甚麼？」

「沒有想甚麼！」他似乎想逃賴我們追究。可是我們的友誼已到了相當的程度，淘氣的我是不會讓他逃賴過去的。最後他沒有辦法，只得半笑半諛的說道：

「你這兩夜臨睡以前，總立在窗前許久，是甚麼意思？難道看見天使在那黑夜裏朝你揮棒嗎？」

不待言，我即刻就瞭解得真實的情形，不免深為感激地說道：

「你真太好，太周到！那半夜裏怎麼摸回家的呢？」

「心安了，甚麼事不好做呢？」

從此以後，我們的友誼，可謂是堅如金，韌若絲的了。我對於他，只是信賴，敬愛。他對於我，總是愛護，憐惜。

更記得那是在一座數千多尺的名山中。八面屹立着青青綠綠藍藍紫紫嵯峨峻嶒的山峯。我們三四人來到一個河面寬約三丈的瀑布的前面。瀑布是藏在藤蘿交織，枝葉錯綜的蔥蔥飄渺的

神祕中，我們各個散立在河心各種圓滑的石頭上，賞玩四面的美景，同時也想得一個適當的立腳點去探視一點瀑布的真面目。不料我的脚一滑，幾乎落在水裏，若不是一個朋友一手把我拉住的話。我不免嘆聲氣道，

「真可恨！看不見他的真面目！你祇聞其聲，而不見其人，是多難過的呀！」因為瀑布的轟轟流聲更增加他的神祕的魅力。

那位朋友眼睛奕奕有神，唇邊帶住微笑道：

「好處就在看它不透！美也在這裏！神祕也在這裏！若是一眼看透了，那還有甚麼意味？」

一個深遠玄妙的境界陡然洞開在我眼前，站在我前面的彷彿不是我平日所喜悅的朋友，而是希臘詩歌藝術光明之神阿波羅！

這祇不過是我一生中友誼所賜與我的種種懽忻，種種慰藉，種種啓示的三個最親切的境界而已，其餘無數的美妙境地與動人的印象，都是不易記載下來的。有的二十餘年如一日總是與我維持着溫厚的交誼，明的暗的，不息地愛護着我。有的，一見傾心的從此結着生死之交，與我交流着永遠是平穩的却又永遠是新鮮的感情。總之，我一生之中，友誼所給與的受用是最豐富，而助我爲人的力量又是最巨大的了。朋友所賜與我的好處是這末多，而我所給與朋友的印象又是如何？我可不能替我的朋友來回答這句話，因為誰也不能知道另一人的性靈上所收取的

印象是甚麼。可是我知道之印象一定不會頂壞，因為他們所反射出來的喜悅可以做證據。

友誼既然對於我的一生有着這麼密切，這麼鄭重的影響，我於是對於友誼就不能不有所探討了——我就是這麼一個不讓內心生活停滯而喜歡追求事物與我的關係的人！

然則友誼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我覺得友誼是有它心理的根據，哲理的立腳點；對於人類是和宗教、詩歌、藝術等一樣的必要，同樣地非偶然的現象。當然，我們要把這心理的與哲學的立場打發一個明白，却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柏拉圖在那篇專論友誼的文章 *Lysis* 裏面說上說下，論左論右，終究沒有把友誼說出一個所以然，祇不過指出一點路線而已。倒是那篇專論戀愛的文章 *Phaedrus* 卻給與我們對於友誼不少的啓示。

我以爲友誼是與宗教、詩歌、藝術等是同一個源頭產生出來的，有靈性的人類之不能不有友誼，正如其不能不有宗教、詩歌、藝術一樣的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心理上的要求。

近來歐美學術界所稱道的「美感的自然主義」(Aesthetic Naturalism)對於宗教、詩歌、藝術的解釋，我覺得頗如人意。我們先將這派哲學對於宗教等的解釋，加以簡略的說明以後，再來討論友誼，那就比較的要事半功倍了。

這派哲學的論點是：宗教、詩歌、藝術等的經驗是一種美感的反應，一種詩意的領悟，人與凡塵世界發生一種欣賞的關係而引起的心理狀態及表現。一九三九年 *Personalist* 秋季號，